

草木散记

# 夹竹桃：南树北移的波折

何频

郑州和北京纬度不同，因而植被与物候多有差异。这平时不显，但经历了今年元月上旬的一场严寒突袭，两地情况马上区别开了。已经是5月份了，北京几度报道，大量的石榴、无花果和竹子受冻厉害，包括北海公园快雪堂玉兰轩西侧的那株老石榴，树枝都干枯了。直到6月8日，好友从北京发微信来——他一直观察着的，海淀区的大石榴活了小半边，零星开花了。附近开花的，也就这一株。往年这时不同啊，话说“端阳女儿节”的老北京“自五月一日至五日，饰小闺女，尽态极妍”。有《北平俗曲端阳节》云：“五月初午街前卖神符，女儿节令把雄黄酒洒，樱桃桑葚，粽子五毒，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。”不仅城区，就连西山农村，石榴树开花结果挺喜气的，人家栽种颇多。

郑州吧，无花果、石榴和竹子，这三种植物，则完全未受这次冷冻的影响。石榴来自中原很早，《洛阳伽蓝记》说京兆寺里嘉树美实满园，坊间盛传：“白马甜榴，一实直牛。”白马寺的大石榴七斤重，皇帝尝鲜后复赐后宫，而妃子娘娘也舍不得放开吃，赶紧转送外戚传观。石榴树虽然未受影响，但这次冷冻也给郑州树木留下深深一道疤痕——夹竹桃、橘子树、香樟，还有露天生长的苏铁，这四种常绿植物冻伤明显。比较而言，香樟受冻较轻。

芒种正是中原收获时节，杂树葱葱，绿茵遍野。城市街巷，蓬勃绿树，如涨潮水。石榴花开了一个多月，大部分花谢结果实了。女贞与北方栎同时开花，女贞浅黄，栎花金黄。水灵灵的红荷花也零星开放。也是6月8日上午，我在郑州北四环的月湖社区，看到院子里有工人登高，在受伤严重的橘子树上，用力挥舞手锯为病树“截肢”。这里橘子不用特别，移植在此也好几年了，结的果实也不小，但口味酸涩不堪食。橘子树上边，攀墙的是红木香和披藤蔷薇，树下周围，乃山茶和茶梅，上接下引，花果荫荫甚美。经历这次冻害，山茶、蔷薇都没事，唯独橘子树被冻个半死，每棵树上，吊袋营养液一直挂着，直到盛夏来临，才有新绿错落分布，参差不齐。工人把干枯的大小树枝截下来弄了一地。这个不稀罕，树木移栽，造绿造绿地，总有些苗木不服水土长不好，工人为了其“截肢”是正常现象。对此，我也用手机拍照，和老朋友交换浏览，并保存资料。

这些年，各地建设宜居城市大搞绿化，南树北移频频。北方不仅需要各种常青树，还要彩叶树木，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据我的观察，郑州移植过来的常青树包括灌木，累计有香樟、榉木、石楠、小叶石楠、红石楠、铁冬青、广玉兰、冬青、蚊母树、构骨、八角金盘、江南冬青和阔叶功劳，还有日本女贞、橘子树、山玉兰等等。落叶乔木也是稀罕的、开花鲜艳的，明显变多的有梅花、乌桕、无患子、枫香、重阳木、七叶树、南紫薇等等。大批南方的常青树到来，前仆后继植绿，成效显著，明显改变了本地冬天天和早春时节荒寂空疏的局面，除了松柏类，后来居上的分别是女贞、石楠、桂花、枇杷、香樟、广玉兰、夹竹桃、法国冬青。法国冬青又名日本珊瑚树。这样算起来，恰是八大金刚。也就是新世纪以来，这二十年左右，郑州的植被与四季花木景观因此发生了大变化。

2012年之前，我还年富力强的，每年的惊蛰至春分，不时要去南京和苏州看梅花。然后拐到上海稍事休息，在福州路老半斋吃碗刀鱼汁宽汤面，芦蒿马兰头也尝尝鲜再回来。但是最近这十余年免了，郑州以及焦作、开封、洛阳，春梅家族的红梅绿梅白梅，已经开得很好，美不胜收。还记得2003年元宵节才过，我和朋友到苏州看梅花，借宿石路一家客栈，那里距离留园很近，天气湿冷冻彻骨，可是，白天一阵过街风，劈头盖脸而来，顿时打得广玉兰和香樟、竹子哗哗啦啦有声，晴天还有大树踪影。郑州那时不行，而现在，每年的元宵过了，我都要特地在城市主干道花园路和纬四路一带穿行一番，不为别的，就是要听风摇绿树的声响——香樟、女贞、广玉兰的树头上，树枝树叶的婆娑声。一年有两个时段，郑州比苏沪杭江南地区的气温高，一是早春二月，一是芒种端午6月初，江南的气温低于中原。

所以，每年3月初辛卯即迎春玉兰开花，郑州常常比上海早。实话实说，我这个观察经得起科学检验的。

植物的个性与内涵，同样可以借用“人不可貌相”来比喻。就说广玉兰，清末从美国移植而来，于江南及合肥等地开始栽种。而今日之《燕园草木补》里有广玉兰了——刘华杰说：它是“南方生长的一种常绿乔木，但近些年被反复引进到北京，绝大部分被冻死、被风吹死…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背风处栽培并已开花多年”。也是通过他的朋友圈，我得得知晓广玉兰进京，始于1960年代，1964年就开始移植了。当然，广玉兰这些年在郑州没有问题，已经是主要的景观常青树。竺可桢用竹子、梅花衡量气候变化。他在《物候学》里说：“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。”又说：“秦岭在地理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、茶叶、杉木、柑橘等等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，间有例外，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。”我经常开玩笑说，郑州、焦作隔着黄河，现在俨然变成亚热带了。郑州去年冬天三九严寒，栽竹造景，居然多半成活。我们单位老院里，十多年前，物业嫌绿地草皮养护太浪费水，就用竹子取代了时髦的草坪植绿。竹子移自伏牛山，偌大的一个公共绿地，竹子成活以后基本上靠自然降水，生长很好，小竹子逐渐长成大小竹子，似南方毛竹了。素有“太行山下小江南”之称的焦作的博爱县，其《博爱县竹志》，总结两千年栽竹莠竹的历史经验，老家人曰竹子全靠水浇灌——“竹子是水田，浇水是关键”；“头水要早，末水要饱，中水要巧，出笋期要勤、要少”。而郑州现在栽竹，根本不用特别打理，颠覆了我对竹的根本。

有怕冻的橘子树和苏铁，可同样怕冻的，居然有资历很老的夹竹桃——怎么也喂不熟的夹竹桃。上海淮海中路宋庆龄故居里，有一棵老树夹竹桃，比广玉兰还高。再者，湖北襄阳汉江两边的夹竹桃多老树。这都是我亲眼见的。和北京、山西等地盆栽夹竹桃不同，郑州和焦作，露天植夹竹桃造景很久了。1980年代开始评市树市花，焦作一开头评上的就是夹竹桃，后来换成月季花了。别看它引种早，比起刻下罕见的喜树、枫香、无患子等等，算是老资格。但是，夹竹桃每遇冬冻严重的年景，就要淘汰一茬。郑州的夹竹桃，包括甘草居，加上我连年追踪观察的，打2008年以来就换了三次。最显眼的是花园路上省群艺馆（现在叫文化馆），向阳花木早逢春的，可是它门前的夹竹桃，不止一次被冻死。对付冻伤的夹竹桃，园艺工人常用的办法是将其砍头——我家隔壁的小公园，春节来后，工人尝试了疏枝的办法，结果不行，后来还是沿袭砍头砍头的办法，让它憋着再生新枝。我家原来种避邪的白花夹竹桃，中间换成开花下的，但这一次同样被“截肢”了。5月中旬终于开花的，是挨着大夹竹桃的那棵小夹竹桃。明代文人王穉登有记苏州夏日花草的《咏茉莉》：“章江茉莉贡江兰，夹竹桃花不耐寒。三种尽非吴地有，一年一度买来看。”这说明夹竹桃早在明代就移栽到江南一带了。而四五十年以来，夹竹桃在大河两岸露天栽种普遍，白花红花以外，小花夹竹桃也有了，还没有黄花品种。我从1990年代末期记《看草》，明明白白记录在案，2009年、2015年和今年2021年，郑州的夹竹桃，三次出现严重冻伤情况。这不一概，说明夹竹桃的天性，真的不耐寒冷。对比广玉兰、香樟、枇杷、桂花、石楠这些勇往直前的后来者，夹竹桃应该害羞。

南树北移是个古老的行为。秦汉时期中原对南方的勇猛开拓，使岭南植物逐步移植长安。《南方草木状》说：“汉武元鼎六年，破南越，（长安）建扶荔宫，以植所得奇草异木。有甘蔗二本。”后来影响最大的，数北宋宋徽宗主持的花石纲了。清末以来，京广铁路和107国道及现在的京港澳高速为纵轴，大动脉贯通南北，而江淮以北，次第有鄂陵、安阳和丰台，几大花木基地，接力使南方花木北上。连续多年中国城市化加速，最大规模、持续时间最长的南树北移行动方兴未艾。气候暖化对移植有利，而极端气候频发又造成危害。诸如此类，许多新的问题引人深思。

2021年6月9日于甘草居

又，7月11日六月初二入伏。木槿紫薇开至最盛，各处被砍头的夹竹桃发新枝又开花，白花红花，新花又开。

谁料想雨季汛期早来。太行山从北而南下大暴雨，入伏日当天，先是豫北丹河山洪从天而降。气象部门频发大暴雨预警，高温天派到7月19日，风如拔山怒，雨如决河倾。下午大雨倾盆，不少道路积水成河。

一夜一天，雷雨如绳。从20日下午午起，朋友圈水灾报道频频。

下午四时，郑州市防汛应急响应断调升为一级响应。登封、巩义、荥阳，也雨猛雨急，仿佛塌天了。黄昏河南顶端新闻：郑州气象国家站报告，24小时降水量达258毫米，是历史记录极值！

晚上八点左右，地铁5号线遇险求救。旋又报常庄水库即将泄洪，让全市居民预备。接着停电了。网络信号中断。

2021年7月22日



天使的翅膀（油画）许广谦

# 九岁的夏天，一次远行

周静

一大块黑黄的云自天边涌来，轰隆隆一阵雷声，奔马似的从云层中翻滚而过。狂风大作，树叶哗哗作响，雨点大颗大颗拍下来……

北方科尔沁大地，盛夏时节的雷雨天，脾气急，说来就来。

一遇雷雨天，母亲就把我们搬进屋子，再关紧木格子窗。电视剧《聊斋》里有雷神“劈精灵”的情节，令人畏惧。我赶忙躲进屋，惟恐这雷劈错了人。

我老家东大荒的黑土地上生长着成片的玉米。我九岁那年夏天，三天两头下雨，不到七月份，玉米就长到一人高了。黑土地被灌得黏黏的，只有四轮拖拉机能勉强上路。一团团黑泥跟着车轮旋转，再甩出去，人坐在后车斗里，需用手死死抓住车厢栏板……

我那时正读小学三年级，要到本乡另一个村子——继斌村参加期末考试。两村相距十三四里，对小孩子来说还是很远的。一、二年级的孩子们坐上学校雇来的四轮拖拉机走了，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孩子只能步行前往。

那天清早又下了一阵雨，瘦小的我背上书包，穿着雨衣，跟着人群走在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，溅得满身泥水。

又整整一夜大雨。翌日中午天欲晴，蝉开口乱叫。我出门去，发现包括工商银行、郑州移动，等等，全停电了。只有河南电视台有电。门口倒伏的青杨树阻断道路一天多，直到20日入夜时分，市政才来清理。太乱了，真的弄不过来。

我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。又是暴雨迎接天亮，22日大暑节气在大暴雨大灾害中来了，公交开通了，大小商店自照明营业，水和水果蔬菜供应还好，价格和往常差不多。商家颇自律。

直到中午，我实在忍不住，跑到电视台旁边，找小借借光给手机充电。街头人很多，找地方充电人很多。充电过程中，听到有人说全国聚焦郑州大洪水，说郑州籍海霞直播时都哭了，我才大体知道这次灾难空前。水火无情，即使高科技的当下，人面对自然异常，显得很脆弱，很渺小。

俗话说“七下八上”。意思是黄河流域及北方，7月下旬才入主汛期。但是，如今极端气候频发背景下，这一次郑州特大暴雨灾难，明显不按常理出牌。

时下读书收藏界有签名本热，我无意赶时髦凑热闹。签名本的珍贵与否，主要就是看作者的名头大小。我只能说，我没有鲁迅的签名本，却有一册赠给鲁迅的签名本，赠者是我国苏联文学研究专家戈宝权先生。

这是一本俄语原版旧书。幸得俄文翻译家冯春老师帮助，我大体弄清了此书的概况。书名是《果戈理画传》，为“插图本作家肖像丛书”之一，作者是D.M.尼古拉耶夫。薄薄的三十二开本，连版权页在内，只有二十个页码，是名副其实的小册子。

封面书名下的正中中间，是一帧果戈理的黑色肖像剪影，他的鼻子挺拔，面容饱满，富有精神。下面印着果戈理的俄文签名手迹。然后是“彼得堡作家协会出版于列宁格勒1934”字样。打开扉页，在右边中间，有一行蓝色钢笔手写字，并且繁体竖写，从右至左，分列四行：“鲁迅先生惠存戈宝权敬赠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俄京”。冯春老师跟我说，“俄京”就是苏联莫斯科。戈宝权的字，是端正的蝇头行书，十分流畅。八十五年过去了，字迹已略淡、陈旧，却仍然清晰可识，笔力遒劲。

扉页后一面，是全幅果戈理的摄影肖像，摄于1841年。封底前的一页，类似版权页，上印此书责任编辑M.马伊泽尔，装帧编辑E.戈列尔巴赫，封面设计A.N.列奥，印数10000册，售价一卢布。

全书的主要部分，是作者介绍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，并配有主要作品的插图。开头就写道，“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俄国乌克兰密尔格得县索罗夫镇。祖籍在波尔塔夫西纳瓦西里耶夫卡村”。后面介绍了果戈理一生主要文学经历：他从小对文学和戏剧产生兴趣，并视为可服务人类的高尚事业。1830年，他发表小说《圣约翰节前夕》，第二年结识了崇拜已久的普希金。在出版小说《狄康卡近乡夜话》后，赢得文坛声誉。之后，他出版小说《密尔格拉得》，创作风格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。1836年，他创作出五幕喜剧《钦差大臣》。1842年，创作并出版《死魂灵》，十年后的1852年，他写出《死魂灵》第二部，却不得不亲手烧毁了这部手稿。同年在抑郁中辞世。

在文字中间，排列着不少果戈理作品如《钦差大臣》《死魂灵》等原书中的精彩插图，常常是满满一页，且纸张精良，无论照片、白描、素描、油画或木刻版，都印得纹理清晰，层次分明。这样的优质书品，再放百年，也依然可读。书的最后，列出果戈理的作品目录，以及列别斯基、布留索夫等人对果戈理作品的评论。还有这卷画传丛书的书目，如已出高尔基、阿·托尔斯泰等，正在印制中的费定、谢德林、契诃夫等，以及将出版的谢甫琴科、吉洪诺夫等。册子虽小，却有丰富的信息。

赠者戈宝权（1913—2000）从小崇敬鲁迅，熟悉鲁迅的创作，每到一地，又喜欢去各家书店淘书买书，于是就有了购书赠鲁迅的故实。他在1935年二十二岁时作为天津《大公报》、上海《世界知识》特派记者赴苏，撰写了大量反映苏联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活的通讯，也在赴苏的这一年，他在莫斯科书店，看到这本《果戈理画传》，想起鲁迅翻译过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，这样的插图本，或许鲁迅用得着，便果断买下并签赠鲁迅。据戈宝权生前回忆：“我在苏联，几次寄书籍、画册给鲁迅。他翻译的《死魂灵》我发现其中有一两处误译，写信向他指出，这信与一本《果戈理画传》，托耿济之转给鲁迅，耿济之又

# 戈宝权赠鲁迅签名本

韦泱

托郑振铎代转，郑振铎放在抽屉里，一时忘记了。直到1936年1月8日，才通过黄源（黄河清）寄给鲁迅，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：“得河清信，并附戈宝权信及《果戈理画传》一本。”从1935年12月14日签名，托耿济之带回国内，到1936年1月8日到达鲁迅手上，此书几番周转，耗时二十四天之多。

戈宝权持续关注、研究鲁迅与苏联文艺，先后撰写了《鲁迅和爱罗先珂》《鲁迅与苏联版画艺术》等论文，在《鲁迅——杰出的翻译家》一文中，他写道：鲁迅“翻译的果戈理长篇小说《死魂灵》，成为他一生翻译工作中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成就”。戈宝权还出版了《〈阿Q正传〉在国外》《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》等专著，并参与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工作。由此可见，他对鲁迅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，也是鲁迅研究专家。这本签赠给鲁迅的《果戈理画传》，是文学翻译家戈宝权爱戴鲁迅的见证。

我多年前在旧书店淘到此书，见这册签名本的封底，有一枚长方形的模糊蓝印，似乎是地址在梵皇渡路（今万航渡路）上的一家旧书店的印章，分两格，上印“编号235”，下印“实价10元”。这个售价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并不便宜，当年齐白石的一幅小画，也是这个价。此书怎么会流落到旧书店，并在书店和读者间辗转长达半个多世纪？这大概是永永远远解不开的谜团了。

2021年5月14日

有关图片请见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。

慌乱中，我不记得跑过了几片玉米地，没了东南西北的概念，我浑然不知身在何处。天快黑了，四野茫茫。我不知疲倦地跑，不知道跑了多久。就在我几近力竭时，阴云渐渐稀薄，雷声隐去，我的眼前出现一道大壕，几个女孩拎着篮子出来采蘑菇。一个高个子女孩看到我村外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跑过来，很是诧异。她告诉我，顺着大壕走就能回到家。我仍处于晕乎乎的状态，根本分辨不出路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谢绝了她送我回家的好意，七拐八拐地绕回了村小学。在熟悉的地方，我的方向感马上就转回来了，接下来，我一路顺畅地走回了家。

父亲还在外面到处寻我呢，母亲在屋里急得团团转。当我轻轻走进家门，母亲一下子愣住了，扑过来时差点摔倒。她紧紧抓住我的手，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，肩膀不住抖动。家教甚严的母亲，这次出奇地没有训斥我，而是去厨房熬了一碗热热的汤。

我躺在暖烘烘的炕上，呆呆地好久没有说话，看着弟弟从我的书包里翻出大鹅蛋，香香地吃起来，我心里好像终于踏实了。

这一路狂奔，我没流一滴泪，可是此刻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，门外沟满壕平。母亲直抚胸口，后怕不已。

后来听姐姐说，当天去考试的学生们都回来了，就迟迟不见我。母亲急了，去找带队的老师。一向温和的母亲，居然大发雷霆，声音若我不回来，便拿那老师当女儿！

我从不知道我在母亲心里竟这般重要。在这场雷雨天里，九岁的我第一次孤身走了这么远的路。此后人生中风雨次第而来，我再也没那么慌张了。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